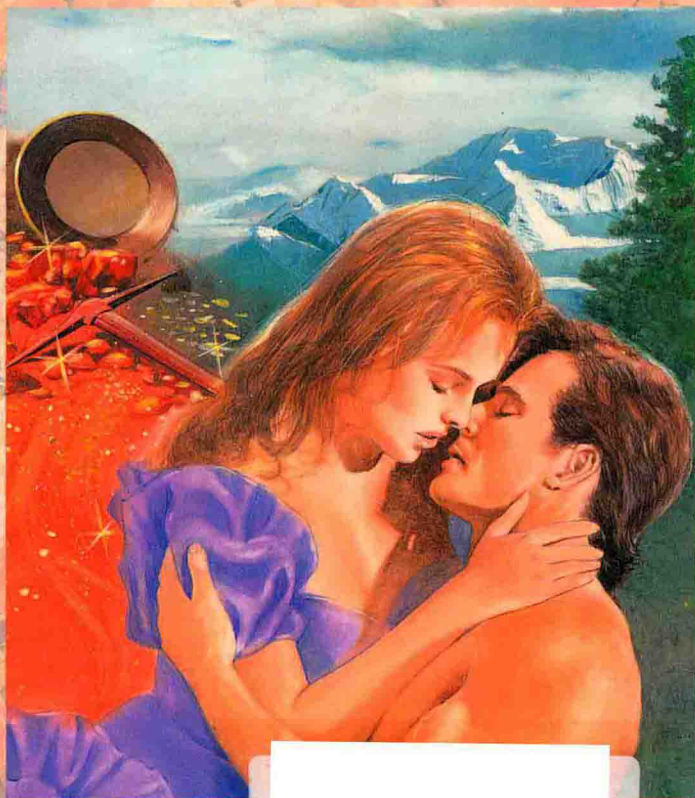


# 黃金綺情

艾梅莉·卡麥克◎原著

戴明妮◎譯

浪漫經典476



Go  
by Emily Carmichael

林白出版



**黃金綺情**  
**Gold Dust**

原著者：Emily Carmichael

梅利·卡麥克

譯者：戴明妮

**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**



浪漫經典之476

# 黃金綺情

## Gold Dust

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1997・7月

原 著：Emily Carmichael

譯 者：戴明妮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 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美術編輯：麥發強

校對：周貝桂 張曉惠 陳國忠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竺霓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7765889-1

傳真：(02)7712568

郵撥帳號：0014980-9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排版者：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二段11號3F

定價：新台幣200元

初版：八十六年七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812-395-7

版權代理：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・莊柏林律師・

蕭雄林律師

東南亞總代理：皇冠出版社

地址：60加冷布丁路#06-00新加坡349320郵區

Tel : 02-7472996 Fax : 02-7438636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• 浪漫經典 476 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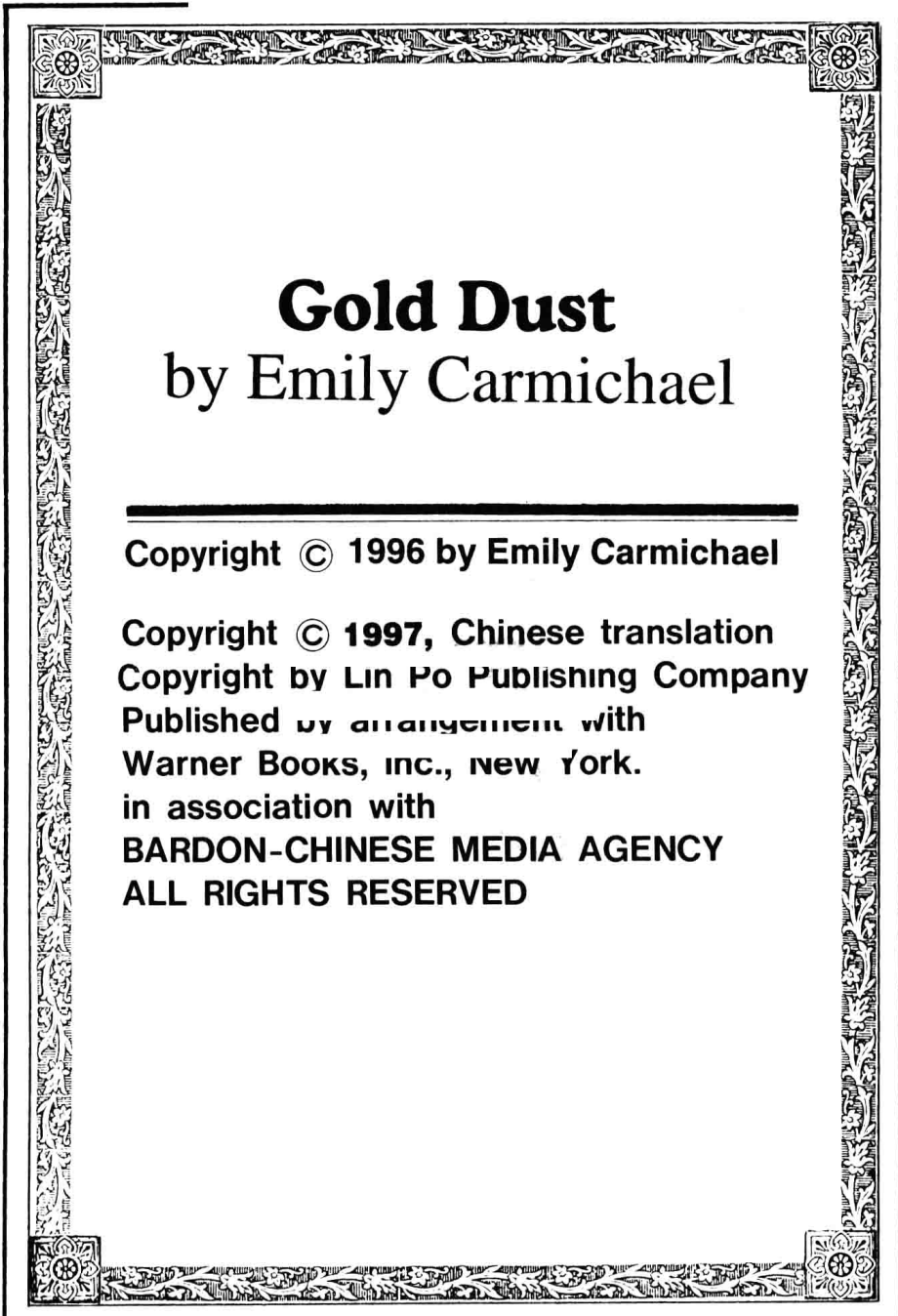
**黃金綺情**  
**Gold Dust**

原著者：Emily Carmichael

巴梅素 麥克

譯者：戴明堃

**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**



# **Gold Dust**

by Emily Carmichael

---

**Copyright © 1996 by Emily Carmichael**

**Copyright © 1997, Chinese translation  
Copyright by 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  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 
Warner Books, inc., new York.  
in association with  
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  
ALL RIGHTS RESERVED**



浪漫經典之476

## 黃金綺情

Gold Dust

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1997・7月

原 著：Emily Carmichael

譯 者：戴明妮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 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美術編輯：麥發強

校對：周貝桂 張曉惠 陳國忠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竺霓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7765889

傳真：(02)7712568

郵撥帳號：00149804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4

排版者：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11號3F

定價：新台幣200元

初版：八十六年七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812-395-7

版權代理：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・莊柏林律師・

蕭雄林律師

東南亞總代理：皇冠出版社

地址：60加冷布丁路 #06-00新加坡349320郵區

Tel：02-7472996 Fax：02-7438636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

蒙大拿州柳樹彎的歐嘉蒂實在已無法可想。她告訴那英俊的芝加哥新聞記者，如果他不帶著她以及她寵愛的狼「獵人」，一起參加科隆岱的淘金潮，他走不到半途便會被洗劫一空，且被嚼爛了吐到地上。

安喬納雇用她當嚮導時，以為在酒吧打鬥中救了他的這名無禮的小鬼是個自命不凡的「男孩」。而嘉蒂，鎮上最有自信的射手和最佳騎士，沒有想到她狂野的作風遮蔽了她的性別。

真相隨即大白，但嘉蒂已傷及要害，而氣瘋了的喬納正準備將她解雇，然而這看似他夢中情人的碧眼搗蛋鬼卻徹底引起了他的興趣。

如今在金光閃閃而危機四伏的阿拉斯加育康礦區，喬納不想馴服她，可是他真的必須令這野丫頭順從——而且明白，真愛是他倆可能面對的最大探險。





歐嘉蒂不常光臨酒吧，並非酒量不好；她的酒量好得令那些酒國英雄羨慕。也不是擔心破壞名聲；她唯一在乎的名聲是柳樹彎國慶盃來福槍射擊比賽，她蟬連三屆冠軍。

避免到酒吧的理由是，那兒不是淑女品酒休憩的場所，而成為淑女是她的繼母對她的許多期望之一。嘉蒂很愛繼母，總盡力不讓她失望。但是今天例外，今天值得喝杯威士忌——可是街上旅館的飲茶廳並不供應這種酒。她抖一抖寬鬆襯衫上的塵土，拉高窄臀上的長褲、戴好帽子，推開水洞酒館的兩扇百葉門。

「午安，嘉蒂，」金麥娜從桃花心木的吧檯後面看著嘉蒂，這位酒店老闆娘跟牆上那幅壁畫中斜躺的豐滿女郎像得驚人，唯一的差別是麥娜穿了衣服。「妳是不是走錯門了，甜心？」

「沒有，」嘉蒂回答。「給我一杯威士忌。」

麥娜不同意地哼了一聲。

「別這樣，麥娜，我渴得像乾水溝裡的野草。」

「妳渾身塵土，」她遞一杯淡棕色的酒到嘉蒂面前。「到底做了什麼事，響尾蛇？」

嘉蒂扮個鬼臉。「我在追捕常來附近吃草的那匹野馬和同群的母馬。」

「野馬勝利了？」

「妳怎麼猜到的？」

「沒有人套得住那匹魔鬼的頭，有些人的技藝可比妳好多了，孩子。妳爸爸不是警告過妳，別碰那匹馬？」

「我爸又不在。」嘉蒂脫下帽子，穿過盤在頭頂的深色髮辮抓頭皮，再把那頂變形的帽子戴回去，然後舒服地深深喝一口酒——隨即噴了出來。「這不是威士忌！」

「冰茶。」麥娜承認，用抹布擦著吧台。

「我如果要喝茶，會到旅館的飲茶廳！」

「這身打扮誰會讓妳進去？」

嘉蒂眼中閃出警訊。

「別開始講髒話，孩子，女性不該那樣。自從布柏奇叫妳和妳妹妹爲印地安婆娘，被妳打昏之後，妳的心情很少這樣不好。我還以爲妳的繼母好不容易把妳變成淑女了。」

「我只是心痛而已。」

「所以像個垂頭喪氣的牛仔進城喝酒？」

「像個牛仔有什麼不好？」嘉蒂若有所思地嘆氣，喝一口茶。「爸一定會很喜歡那匹野馬，我若能把他帶回去，該多好！他和莉雅回來時，會高興死了。」

「妳在牧場的工作不夠多，還有時間追野馬？」

「牧場哪有工作給我？老金負責管理，其他人工作，我不知算什麼。」

麥娜搖頭，幫嘉蒂再倒茶。「妳不知道自己多好命，孩子，妳爸爸有錢、家人愛妳，住在這兒到波士曼之間最好的一塊土地上，真是天之驕女，而妳竟然只是咒罵它。」

「唉！也許我不想當天之驕女，我想和爸爸一樣戰勝環境，像繼母一樣做事。」嘉蒂大口喝茶時，麥娜回以輕蔑的哼聲。

「這還不難喝。」嘉蒂承認。

「比卡爾賣的威士忌好喝多了。」

「那當然。」嘉蒂鬱鬱寡歡地注視琥珀色的冰茶，接著環顧四周。和她坐在長吧枱上的另一個人，是個灰髮、臉頰深陷的鐵路工人。有張桌子坐了六個人在玩撲克牌——兩個是何家兄弟、梅克里、席庫奇，還有個人她不認識。

「大家都到哪兒去了？」她問麥娜。「城裡的男人戒酒不打牌了？」

麥娜憤怒不屑。「他們眼裡只有黃金，全跑光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妳沒聽說？北方發現了黃金，沿育康河上溯一段路，他們說那些小溪中的黃金多過雞舍裡的飼料。」

她從吧枱下拿出一份報紙，丟到嘉蒂面前，它來自波士曼，日期是一個星期之前，沾了威士忌和咖啡漬痕。頭條醒目地刊出加拿大科隆岱發現黃金的消息，嘉蒂大略讀過內容，其中敘述一

八九七年七月十五日，停泊在西雅圖的波特蘭蒸汽船，載了兩噸採自科隆岱河支流的黃金。有個白人和他的印地安妻子及妻舅，在現今的波那溪挖到黃金。自從那時起，同一條溪和科隆岱河的支流陸續發現黃金。

「一處新的金礦。」嘉蒂輕輕地說，聲音中帶著驚訝。

「是呀！凡是兩腿健全、可以走到道森的男人，都追尋黃金去了。一個星期以來，他們搭火車經過鎮上，柳樹彎也有不少人加入了行列。大多數來酒吧的人甚至不知道到那邊能靠什麼生存，但是車掌鳴笛時，他們都蜂擁回火車上。」

「黃金！」嘉蒂若有所思地說。「想想看，他們會發大財。」

麥娜哼一聲。「大部分人只會賺到六呎之下的埋骨之所，不然就是花去畢生積蓄於盲目的追尋後回頭。他們前往的可是該死的不毛之地。我的卡爾年輕時在那兒待過兩年，回去之念終於打消。」

「他們是開拓者！」

「開拓個屁！他們是傻瓜，什麼都不懂的店員、銀行職員、農夫、教師。我和一個傢伙聊天，他和他的傳教士兄弟同行，他的兄弟不贊成喝酒，所以沒進來。」她粗啞地說。「還有一個傢伙是五金小販，妳能想像嗎？一個該死的五金小販！」

嘉蒂露齒而笑。「但是他拿定淘金的主意後，就不用賣五金了！」

「他若不小心一點，會到天國去賣五金！」麥娜嘲笑。「那邊的桌子也有一個愛作夢的傢伙

。」

嘉蒂的目光隨著麥娜點頭的方向轉移，視線停留在正和何家兄弟、克里、庫奇同桌打牌的陌生人身上。他穿著剪裁合身的黑呢套裝、時髦光亮的靴子、絲質西裝背心、口袋露出錶鍊，椅背一角掛著黑色圓頂窄邊禮帽，看起來不像賭徒或撲克高手般滑頭，他太都市化，不像柳樹彎本地的人。

「他是誰？」嘉蒂問麥娜。

「說是一個作家，幾天前搭火車來，每個來這兒的人，他都問他們各式各樣的問題，甚至和我聊天，稱之為訪問，說是為東部的報紙寫消逝中的古老西部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聽他跟某個傢伙說，柳樹彎是個『富地方色彩的寶藏』，管他是什麼意思。」

嘉蒂看了陌生人第二眼，他的鬍鬚刮得很乾淨，修剪緊密的棕髮展開濃密的波浪。嘉蒂猜他不超過三十歲，或許更年輕些。寬闊的肩膀和陽剛俊容說明了為何端酒的露西（麥娜的女兒）一聽他說話，就吱吱格格地笑。話說回來，露西連花栗鼠的常識都沒有，腦中只有男人。

「他很帥，不是嗎？」麥娜問。

陌生人突然露齒而笑，眼裡閃著邪惡的幽默，他伸手拍露西後背的方式讓嘉蒂臉紅。

「我看他是個色狼，妳任他對露西那樣做？」

麥娜聳肩。「露西長大了，知道自己要什麼；此外，他不久就要離開。如果他有腦筋，一小

時之前就該走了，他一點都不知道和何家兄弟這種人玩牌的下場，他們整個上午都在榨乾他。」

陌生人掃走桌上的錢堆在自己面前，露西拍手傻笑，何家兄弟面有怒色。

「現在看來不像他們要榨乾他。」

「看來是不像了。」

克里拍桌子，站起來。「我不玩了！這是你連贏的第二次大注，朋友，運氣未免太好了。」

「好得難以想像。」何祖德抱怨。

祖德的兄弟傑柯抓起牌擰在桌上。「我們這兒不容許耍老千，朋友。」

傑柯的話讓嘉蒂對著茶杯淺笑，何家人一向只准自己作弊。

「先生們，」陌生人說。「如果我作弊，怎麼只贏兩把，是不是？」他露齒微笑表示安撫，

聲音理性且友善。

菜鳥傻瓜，嘉蒂心想。他被設計了還不知道嗎？

祖德轉向克里，後者神色退避。「我認為漂亮小子耍老千，你說呢，克里？」

克里後退。「嗯……也許，我不知道。」

傑柯放下撲克牌，捲起袖子。「你呢？庫奇，你看到他作弊？」

庫奇把椅子後退，站起來。「兄弟們，我不打架，讓我退出。」

「打架？」陌生人問。「沒人要打架，先生，我們在這兒都是文明人。」

這個假設是大錯特錯，嘉蒂沈思著，遞出杯子要茶。這場戲愈來愈好看了。

「他不只是個騙子，」祖德聲明。「還是個嚇得尿濕的膽小懦夫。」他伸手將陌生人面前那堆錢攪過來。「我們沒吊死他，算他走運呢！傑柯，在本鎮，詐欺是要吊死論罪的，不是嗎？」

「至少要罰一大筆錢。」傑柯附和。

「慢著，先生們，我光明正大地贏錢，你們沒有理由指控我詐欺。」

祖德站起來，壯得像巨熊，且比巨熊壞上兩倍。陌生人的神色有些遲疑。

「我認為應該罰他錢，祖德。」

「也許只需要倒掛他的腳跟，看看那時髦的褲子裡會掉出多少錢。」

嘉蒂不難得知何家兄弟玩得很高興，他們正像野狼玩弄無助的羔羊。

「等等，朋友，這太可笑了。」城市人起身將椅子後退，嘉蒂很驚訝他幾乎和祖德一樣高。

露西後退，焦慮地看了她的媽媽一眼。

「嗚！」傑柯學鴿子叫。「他要打架，祖德。」

嘉蒂考慮是否該去叫警長來，也許不必，如果柳樹彎每件酒吧爭吵事件都找他，他會沒時間吃飯睡覺。

「你要你的錢？漂亮小子，來拿呀！我們光明正大地打，一次一個人。」

嫩小子的臉換上一副堅決的面容，嘉蒂心想，他其實滿好看的，可惜即將被何家兄弟打爛。

「你們要打架到外面去，」麥娜大叫。「不要弄壞我的地方。」

「去妳的，麥娜，除了漂亮小子這張臉，我們不會弄壞任何東西。」祖德推開桌子，清出一



塊地方。「來吧，來拿你贏的錢呀！」

陌生人脫下外套，從背心拿出懷錶放在一邊，擺出典型拳擊手的姿勢，嘉蒂憐憫地搖頭。

祖德揮出拳頭，城市人敏捷地跳出被打的範圍，背後卻馬上被傑柯多肉的拳頭打中，陌生人搖晃一下，甩甩頭——令嘉蒂驚訝的是——他立刻站直了。

「不是說好一次一個嗎？」他抱怨。

「沒錯呀，朋友，我們一次一個人打你而已，很公平吧？」

祖德再次出手，這次有了接觸，菜鳥不管躲到哪裡，都在另一個何家兄弟的出拳範圍內，他只好揮拳打祖德，漂亮結實地擊中他的下頰，祖德踉蹌後退。傑柯咆哮上前，像熊般死命地抱住菜鳥，將他提高離地並夾住。嘉蒂看出陌生人的臉變紅，極力想掙脫傑柯的控制，這場打鬥不會很久。

嘉蒂從不喜歡何家兄弟，他們也曉得別惹她，但是幾年前，他們曾想騷擾她的妹妹愛倫。嘉蒂趕到現場，讓他們夾著尾巴逃走，她的爸爸知道後，已採取行動讓何家兄弟再也不敢騷擾歐家的女人。

她曾想何家兄弟在這個世界體系中或也有其功用，他們像野狼一樣，專挑最弱的手——他們宰割生手，就像一群狼分食跑得最慢的麋鹿。不懂得遠離這種垃圾的城市公子哥兒，是自己活該，然而她幾乎無法不管這事，嘉蒂不是那種不顧別人死活的人，尤其是其中隱含冒險和刺激。

「麥娜，妳的吧枱後有手槍嗎？」